

长虹卧波

如果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,那么桥则是横陈在山水间的一架琴、一幅画、一首诗。伊河大桥、希望大桥、高铁大桥、开拓大桥,如飞鸟、如琴键、如长虹卧波、如蛟龙戏水,成为伊滨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2011年6月,我区洛偃快速通道跨伊河桥建成通车,随后希望路跨伊河桥、高铁大道跨伊河桥也陆续建成通车。今年年底,我区开拓大道跨伊河桥也将建成通车。

桥是路的延伸,更是对河流及沟壑的跨越,届时,我区与新区核心区的联系会更加紧密,整体城市功能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文/图 阮现武 杨万通



高铁大桥已投入使用



俯瞰伊洛大桥,恰如展翅欲飞的大雁

说伊滨



正在建设中的开拓大桥



希望大桥绿意环绕

芦苇·粽叶·端午节

□ 武尤

小时候,家乡还有一大片芦苇荡。每到夏天,芦苇荡就是我们孩子的天堂。放学了钻进去,捉迷藏、掏鸟蛋、摸鱼……那种快乐,现在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游戏的孩子永远不能理解。

芦苇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,叫“蒹葭”,所谓“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”描绘的就是秋天的早上,女子在芦苇旁边的情形。不过,我们那时候根本领会不了半点“蒹葭”的意境,我们只知道疯狂地玩,芦苇荡里的时光,就是我们的狂欢节。

我现在还记得,芦苇丛里有一种小鸟,羽毛翠绿,叫声清脆婉转,我们叫它“苇喳喳”。这种鸟,只把巢搭在芦苇身上,小小的鸟巢,用一根根柔软的草茎垒起来,显得光洁而细致。看得出,为了给小鸟一个温馨的家,“苇喳喳”父母煞费了苦心,可是我们显然可怜不到鸟类的父母心,掏到鸟蛋捉到小鸟,比现在的孩子游戏打了通关还要高兴。

后来我长大了,不再去掏鸟窝,开始读书准备考大学。高一那年,听说芦苇叶子可以卖到城里供人们包粽子,于是我的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到芦苇荡,晚上回家,在灯光下把叶子整理好,装上父亲那辆自行车的后座,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骑40多里路,把绿色的叶子送进食品厂,换回一把大大小小的钞票。

星期天,母亲也叫我去割芦苇叶。于是我又走进了久别的芦苇荡,可是割芦苇叶不同于小时候掏鸟窝,其中滋味不可同日而语。不大一会儿,我的胳膊和脸上就被芦苇叶子划了好多细细的口子,汗水流下来,像是一把把小刀割肉般疼。奇怪,小时候进芦苇荡里玩,怎么没有被芦苇叶划伤呢?一天里,我无数次想打退堂鼓,可是母亲在前面挥汗如雨,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咬着牙撑着。

到了晚上,我去写作业,父母整理着一天的收获眉开眼笑:“今天割的芦苇叶能卖20多块钱呢!孩子明年的学费快凑一半了……”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里酸酸的。

割芦苇叶是时令活儿,大约半个月,就是端午节。一过端午节,苇叶就没人要了。端午节那天,母亲总会端出一锅粽子。因为舍不得另外去买糯米,母亲包的粽子只是用普通的大米裹上芦苇叶,煮熟而已。可是剥开芦苇叶,晶莹的米粒透出别样的香,是芦苇的清甜和田野的气息交织的味道。

又快到端午节了,超市里到处是各种精致的粽子,有八宝的、蜜枣的,也有肉馅的。回家给母亲带上几种,母亲摇摇头说:“不好吃。”也是,昔日的芦苇荡早已被填平,我们的孩子也早已不认识芦苇的模样,我还能在哪里找回昔日粽子的清香?

珍惜当下的美好

□ 魏杏丽

奶奶90岁高龄,佝偻着腰,花白头发,布满皱纹的消瘦脸庞。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,我说带奶奶到街上走走。奶奶说:“不用,你平时忙,休息时好好歇歇!”她是怕麻烦我,耽误我时间。

街头,车流入海中,奶奶不时指着身边的某幢建筑,某个促销的商店,问这是什么地方,那里在干什么。

这个城市她曾经熟悉,在这里她带大了孙女、外孙女,但如今走在街上,她一脸茫然,城市的日新月异,已远远超出老人的想象力。

陪着高龄的亲人缓慢行走在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边,给她讲解身边的变化,听她念叨家乡的陈年往事,内心踏实而平静。

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,随着时光流逝,这就是美好。

亲人健在的时候,抽空多陪陪他们,不要嫌弃他们唠叨琐碎,不要厌烦他们步伐缓慢,那琐碎里凝结了他们的爱,那缓慢里沉淀着岁月的印痕。

整理衣柜,又看到那件紫色风衣,它是我在异乡的城市里买下的。

因为喜欢,总觉得要在美好的时刻穿。可生活中没遇到多少闪光的时刻,所以使用率太低,慢慢也就忘了自己有这么一件衣服。虽躲过了水洗日晒的蹉跎,崭新依旧,款式却已过时,再也找不出喜欢的理由。

回味当初的心情,忍不住感叹,快乐都成落花流水了,再好的东西,都经不住岁月的侵蚀。

一份孝心,总以为时间还长,等来不及了,就成为懊悔;一件时装珍藏太久,错过风潮,就再也摇曳不了初识美好的心情……

萦绕在身边的人和事,就像是开在生命中的花儿,以为可以天长地久,但时光告诉我们,没有什么会永刻心头。珍惜当下,因为眼前的一切,在不远的未来,终会离开我们,融入茫茫人海。

生活中,有诸多东西,与其“将来”如何美好,不如“当下”好好珍惜!



被宠爱的物证

□ 王亚梅

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在工地上砸伤了脚时,我正在单位整理财务报表,放下手头的工作,匆匆地往医院赶,一路上一一直在埋怨父亲不小心,怎么就弄伤了脚呢?

赶到医院时,父亲的脚已经包扎好了,正躺在床上输液。看我进门,他埋怨母亲:“告诉老二干啥,不是说输几天液就好了吗?”

母亲赔着小心:“我这不是怕吗,老二来了,我心里有底。”

父亲眼睛一瞪:“一只脚也值得耽误老二工作!”

我忍不住埋怨父亲:“我都已经来了,你大喊大叫什么?别多说话,好好休息。”

父亲低下头,乖乖地听话,就像小时候我听他的话一样。

晚上回家,我说要帮父亲洗脚,他很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自己洗,我天天去工地干活,脚脏,还臭呢。”

我忍不住对他大呼小叫:“你这只脚缠成这样,能自己洗吗?我说了,我给你洗!”

父亲不再坚持,乖乖地把没有包扎的脚伸进脚盆。我把他的脚握在手里,忍不住开始自责。父亲的脚,青筋凸起,脚后跟破裂得厉害,布满着一道又一道的“沟壑”,铁一般的硬茧,握在手里有点硌。

想起和父亲的脚有关的很多画面,我的手有些颤抖——

我一岁零九个月还没有学会走路,父亲怀疑我有腿疾,带着我四处求医。那时候家里穷,大部分的路途全是父亲这双脚丈量出来的;

常去位于龙门山上的一家医院打针,父亲背着我,走过多少遍那四百多级的石阶!

四岁时,因为调皮,我的全身被开水大面积烫伤,父亲背着我遍寻良方,说不能让他女儿留下任何疤痕,也是这双脚带我在各大医院穿梭。

……

那时候,父亲何曾埋怨过我给他添了麻烦?父亲何曾抱怨过我给他的脚增加了负担?父亲何曾对我大呼小叫骂我不小心?

可是如今,这双脚衰老了,衰老到渐渐没有了力量,这双脚的主人也衰老了,衰老到他会乖乖地听我的话。

这中间流年暗换了,但父亲对我的疼爱依旧在,他会担心自己的脚影响了我的工作,却从没想过我应该如何感激他的脚,感激他的呵护。

想到这里,我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大呼小叫羞红了脸,弯下腰仔细地给父亲洗了脚,更紧地握住,就像握着此生最珍贵的宝贝。

我知道,我要珍惜这双脚,就像珍惜我的父亲,因为那是我宠爱的物证,更是我的力量之源。